

# 独腿男子拄拐攀7座雪山： 单行道的人生 也能看见别样风景



▲3月29日，岳楠在前往达古拉峰大本营途中。

◀岳楠坐在雪地里休息。

40岁的岳楠拄着双拐，站在达古拉峰的漫天风雪中。他的左腿从根部截肢，靠着右腿和拐杖支撑着全身重量，俯身低头在雪中一次次寻找支点。

这位来自德阳的徒步登山爱好者，3月底前往阿坝州小金县达维镇胆扎村，挑战人生中的第七座雪山——达古拉峰。

“以前登山是为了释放压力，现在就是纯上瘾。”接触登山前，岳楠一直从事影视传媒行业。导演电影失败，传媒公司破产，生活的高压让他喘不过气。在朋友的劝说下，他开始走进户外。从轻徒步到攀登雪山，荒野之境给了他独特的视野和生活勇气。“去尝试，去喜欢，去热爱，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如今，岳楠有了两个新身份：一个是短视频博主，另一个是户外俱乐部合伙人。登山于他而言，既是“旷野”，也是“单行道”。“为生活忙碌其实是最伟大的事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去发现一些别样的风景。”

## 冒雪冲顶

### 零下20℃攀登“神山之肩”

从小金县返回成都的途中，岳楠精疲力竭地倒在车里睡着了。

“根本不是只难一点，是难特别多，至少要付出常人3倍的努力。”作为岳楠户外俱乐部的专职领队，蒋春强太懂岳楠的辛苦。

海拔5015米的达古拉峰有着“神山之肩”的美誉，天气晴朗时，可眺赏“蜀山皇后”幺妹峰的绰约风姿。但从大本营到峰顶，山路蜿蜒，坡度陡峭，需连续爬升约1000米，是体能和意志的双重挑战。当地向导表示，雪下了一夜，掩埋了绳索升降定点，大伙只能绕路冲顶。

3月29日凌晨3点半出发，岳楠小心翼翼地走在队伍末尾，拐杖杵进雪里，形成一个个深度超过10厘米的洞。越过杜鹃林最后一个高坡，他的手套已被打湿，一路上他摔倒了不知多少次。

“我歇一歇，喝口热水。”话音刚落，岳楠迅速换上一副备用手套，避免失温。他拉开冲锋衣链，伸手一摸，发现里面的羽绒服被浸湿了。得知情况后，蒋春强和两位向导的表情瞬间凝固起来，因为他们的身后是名为石板坡的一段长长的“Z”字形陡坡，翻过垭口，还有一个难度不小的绝壁坡。

再次见到岳楠，已是中午11点30分。他坐在球帐外，灌了几口可乐，眼中透露出疲惫。“没登顶，虽然离顶只有100米，但上面雾大风大，气温只有零下20℃，为了安全就不上了。”

岳楠的语气里有不甘，转头又笑了出来：“但没关系，等高山杜鹃开花了再来。就算登不了顶，看看花林也挺好。”

## 截肢之后

### 曾被公交司机冷言“别讹我”

岳楠的脾气很好，总是笑呵呵的。“很多人问我，失去一条腿后是不是很崩溃？其实还好，可能那时年龄还小，对未来没有太多具象的概念。”他说。

十一二岁时，在新疆库尔勒上学的岳楠，左腿膝盖长了恶性肿瘤。病情来势凶猛，面对恶性肿瘤细胞转移的风



3月29日凌晨，岳楠向着达古拉峰冲刺。

险，他不得不截肢。

复学那天，岳楠拄着一副邻居做的木制拐杖，蹒跚着穿过操场，向教学楼走去。下课铃声响起，学生们涌到楼道上，“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。”那是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变得与众不同。

和拐杖一起成为岳楠青春印记的，还有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。许多人写信鼓励他，还有人载他去上学。“不管同不同班，只要骑车在路上遇见我，他们就会载我到学校。”他明白，大家想让他少走一点路、少受一点累。

这些朴实的爱，像孔雀河（流经库尔勒的一条河）的水，浇灌着岳楠的心田——田里梨花开，春风来，那是一片他心中的绿洲。

但有时，心里的天空也会刮起扬尘。

上大学时，有一次坐公交车，车厢里挤满乘客，岳楠抓着扶手，站在司机旁边。司机说：“你要不坐地上？”他说：“这样站着没问题，我能抓牢。”然后司机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，令他终生难忘。

“他说，你万一摔了，讹我怎么办？”再次提及这事，岳楠忍不住笑了，“我当时也笑了笑，说你想多了。”

在岳楠看来，这样的刺痛是少数，不值得花太多精力去纠结或计较。“心态放开，耕耘好自己的田野就行。”

## 叩开“大门”

### 徒步疗愈了自卑和怀疑

岳楠的登山故事，始于人生的第二次低谷。大学毕业后，热爱电影的他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动漫编剧。“我喜欢日本导演是枝裕和、韩国导演朴赞郁、中国台湾导演王童，也想拍一部文艺片。”于是他自编自导，组建团队，砸进数百万元。可钱耗尽了，却没溅起任何水花，反而欠了一身债。

2019年，趁着短视频平台兴起，岳楠回到祖籍地成都开了一家传媒公司。视频摄制、网红孵化、直播运营，捕捉到时代红利，公司一个月最多能挣几十万元，他逐渐还清了债务。

正是这时，徒步登山为岳楠叩开了一扇热爱生活的大门。

“从中学到大学，再到工作，我一直没有崩溃的状态。但拍电影失败后，常常觉得压力很大，脑袋里仿佛装满乱麻，自己被束缚着。”岳楠说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开始“走进”自然，在山川云雾中放松身心。

2025年底，传媒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，岳楠第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中。“胡思乱想，觉得如果腿是好的，至少可以跑外卖养活自己。”他说。

这一次，岳楠决定走远一点，走久一点，走到更高的地方——雪山。

位于阿坝州小金县的结斯沟穿山洞是岳楠攀登的第一座雪山。“那时没经验，真的是硬爬上去的。”他回忆说。

尽管艰难，但岳楠一次就成功登顶了。从古蜀道的轻徒步，到结斯沟的雪山攀登，那些无言的山丘，静寂的河流，每一片树叶，每一缕风，像曾经给过他力量的电影一样，再一次照亮他眸底的星河。

站在海拔4880米的山上，望着被太阳照耀的绵延群山，岳楠心想：“完了，上瘾了。”

他明白，那些记忆难以复原的光泽，必须一次又一次重返大山，才能再见它的美。

## 越过山丘

### 去寻找生活的力量

为什么喜欢登山？

岳楠的回答很实在：登山时精力必须百分之百集中。“这时我不会去想别的事，生活中的烦恼也不会想。”他说。

这种专注带来的状态，岳楠说不清楚，但他知道那是“很好的一种状态”。

登山也让岳楠受到质疑。“有人说我是找人背到山上，拍个视频，拍个照片，然后再把我背下去。”

“说实话，有点生气。”岳楠认为，登山作为一种爱好，必须建立在个人能力范围之内。“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如果有人叫我去爬鳌太线，我肯定不会去。”

岳楠登山有一个永恒的原则——从不勉强自己。每次登山，尤其是登雪山前，他会提前了解路线、天气，做好规划，实地评估适不适合攀登，上山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判断要不要冲顶。

岳楠总跟同事和家人说，永远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“能上就上，上不了坚决不上。享受过程就行，因为我已经在其中。”

身体的残缺并没有让岳楠停下前行的脚步，在不惑之年，徒步登山已化作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今年1月，岳楠开始运营账号，记录自己的登山过程。有人面临截肢，向他了解康复过程；有人备受鼓舞，在他的视频中找到勇气；还有一些残疾朋友表示想跟他一起登山。“很多俱乐部或向导不敢接待他们，我正好有经验，所以想带着这些向往户外的残疾朋友，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力量。”

网上流行一句话：“人生是旷野，不是单行道。”在岳楠看来，人生就算是单行道，也可以在其中享受体验、找到价值。

“那天我从都江堰坐高铁回成都，大家都在赶车、工作、出差，黑压压的人群里，我穿着颜色鲜艳的冲锋衣，显得与众不同。我当时想，我去爬山拍视频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也跟他们一样是在为生活忙碌。为生活忙碌是最伟大的事，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别样的风景。”岳楠说，去尝试，去喜欢，去热爱。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舒俊瑜 刘承源 实习生 江昱霖 摄影报道